

春琴抄



春琴，原名鴟屋琴，是大阪道修町一位藥材商的女兒，卒於明治十九年十月十四日，葬在市內下寺町一座淨土宗的寺廟內。前幾日路過那裏，突然萌生想去祭拜一下的念頭，於是移步寺裏請求指引。一位小和尚告訴我：「鴟屋家的墳地在那邊。」隨即帶我走向正殿後方。只見一片山茶花鬱鬱蔥蔥，山茶花下便是鴟屋家歷代的墳墓。然而數座墳墓中卻不見春琴的，鴟屋家的女兒理應都是葬在這裏的啊。那和尚沉思片刻：「還有一處，應該是那裏吧。」於是帶我走上東面一處陡峭的台階。我知道下寺町東面有片地勢較高的地方，有座生國魂神社，這段陡峭的台階就是寺內通往那裏的通道。那裏有一片樹木，在大阪並不多見，鬱鬱蔥蔥枝繁葉茂，春琴的墓就在這片坡地中，建在一處稍微平緩的空地上。墓碑正面刻著她的法號「光譽春琴惠照禪定尼」，背面寫著「俗名鴟屋琴，號春琴，卒於明治十九年十月十四日，享年五十八歲」，旁邊寫著「門生溫井佐助立碑」。雖然春琴一生姓鴟屋，但事實上和這位門生溫井形同夫妻，所以去世後才沒有葬在鴟屋家的墓地而另尋他處了吧。聽這位和尚說，鴟屋家家道中落，這些年鮮有族人前來祭拜，春琴的墓更是無人問及，可能根本沒把她當自家人看吧。「這位施主豈不是孤零零的？」小和尚回



答：「並非如此，住在萩茶屋的一位七十歲左右的老太太每年會來祭拜一兩次，然後是那邊，你看，有座小墓。」說著便指向左邊另外一座墓，「她一定會給那座墓燒香獻花並且留下誦經的錢」。我走到小和尚說的那座小墓跟前一看，墓碑只有春琴的一半大，正面刻著「真譽琴台正道信士」，背面寫著「俗名溫井佐助，號琴台，鴟屋春琴門生，卒於明治四十年十月十四日，享年八十三歲」。這就是溫井檢校^❶的墓地。萩茶屋的老婦人後文還會涉及，這裏就不再贅述。溫井的墓比春琴的小，墓碑上寫明是春琴的門生，可見溫井希望死後依舊恪守師徒之禮。此刻正值黃昏，紅彤彤的夕陽照在墓碑上，我在山丘上駐足遠眺，欣賞著腳下廣闊的大阪市。也許難波津（大阪市的古稱）這裏自古以來就是綿延的丘陵地帶，從這裏向西一直延伸到天王寺附近。如今這些草木飽受煙塵之害顯得毫無生機，滿是灰塵的枯樹很是煞風景，我想建造這些墓地的時候這裏還是一片鬱鬱蔥蔥生機盎然吧，即便是現在，市內的墓地也數這裏最為清靜、視覺最好了。現在，這對身陷奇緣的師徒長眠於此，在夕陽中俯視著這座聳立無數高樓大廈的東亞第

❶ 古代授予盲人的最高級官名。——譯者注

一工業城市。大阪早已不是檢校在世時的模樣，可是兩座墓碑卻在這裏訴說著師徒二人的深情。溫井檢校一家信奉日蓮宗，除了檢校，溫井一家都葬在故鄉江州日野町的一座寺廟裏。檢校背棄祖祖代代信奉的日蓮宗，將墓地落在淨土宗，完全是為了長伴春琴。春琴在世時，早已定好法號，選好墓碑的位置和大小。目測春琴的墓碑大約六尺，檢校的不足四尺。兩塊墓碑皆立在低矮的石板底座上。春琴墓的右邊種著一棵松樹，翠綠的松枝伸展開，彷彿屋頂般籠罩著墓碑。樹冠之外，離春琴墓兩三尺的地方，檢校的墳墓形如鞠躬侍坐一旁。目睹此景，不禁讓人浮想起檢校生前畢恭畢敬勤勞侍師如影隨形的場景，如今碑石有靈，也在訴說著當年的幸福。我在春琴的墳墓前恭謙地跪拜行禮，隨後撫摸著檢校的碑石低首徘徊，直到黑暗吞沒城市遠方最後一抹夕陽。

最近我得到了一本叫做《鴉屋春琴傳》的小冊子，成為開啟我了解春琴之門的一把鑰匙。這本書用四號字印刷在楮樹皮製的和紙上，大約三十頁，也許是為了紀念春琴三周年，弟子檢校託人將恩師春琴的生平出版成冊的吧。內容用文章體記敘，檢校以第三人稱的方式出現，但是素



材無疑是檢校提供的，可以認為其真正的作者就是檢校本
人。根據文中記載：

春琴家世代號稱鴉屋安左衛門，居於大阪道修町經營藥材，到春琴的父親已是第七代。母親出身京都麩屋町跡部氏，嫁入安左衛門生有兩男三女，春琴為次女，生於文政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。

又寫道：

春琴自幼聰穎，容貌端莊秀麗，高雅之姿無人可及。四歲習舞，舉止進退分寸拿捏極佳，身段優美豔麗，舞姬猶不可及，師傅經常嘖嘖不已：此女資質可成大器，名揚天下指日可待，生於良家幸兮哀兮。早年學習詩書，進步頗快，遠在兄弟二人之上。

此書出自檢校之手，而檢校一向視春琴為仙女一般，因此有幾分可信便不得而知，但是春琴的端麗高雅卻是有證可尋。當時女性都不高，春琴也不足五尺，五官四肢生得嬌小。從現在流傳的春琴三十七歲時的照片來看，她瓜子臉，鼻子眼睛精緻小巧得好似手指捏出來似的。這張照片大約拍攝於明治初年或是慶應年間，到處可見斑白，彷彿遠久的記憶般，所以才會給人上述的感覺吧。照片不是很清楚，給人的感覺像是出身大戶人家，倒也端莊秀

麗，但是缺乏個性，讓人感覺印象不深。照片上的樣子說是三十七歲倒也符合，但是也有人說顯得還不到二十七八歲。此時的春琴已經失明二十餘年，但照片上看起來更像是閉著眼睛。佐藤春夫曾經說過，聾者顯愚，盲者若聰。聾者想要知道對方說什麼就不由得眉頭緊鎖眼口張開，歪著頭或是略微仰著，總讓人感覺有些呆板，而盲人端坐正視前方，神似閉目沉思，讓人覺得非常有內涵。不曉得大家是否認同。也許是因為我們看慣了菩薩的眼睛。菩薩慈眼看眾生，他半閉著雙眼，於是比起睜大的雙眼，閉目反而更讓人覺得慈悲珍貴，不由得心懷敬畏。春琴似閉的雙眼正是如此，或許是因為她慈眉善目，所以看她的照片讓人覺得好像在拜一張舊觀音像，有種慈悲感。聽說春琴的照片只此一張，她年少時尚無照相技術，留下這張照片的同一年發生了什麼災禍，之後春琴再也沒有照相，因此我們只能憑這張照片猜想春琴的風姿。看到以上描述，讀者會想像出怎樣一個春琴呢？也許只是一個模模糊糊不夠清晰的影子，但是即使看這張照片，我想也無法描述得更加清楚了，興許看到實物後反而覺得不如自己的想像美好。想想春琴留下這張照片時年方三十七，檢校也盲了，春琴留給檢校最後的影像應該和這張照片差不多，於是存留在



檢校晚年記憶中的春琴應該同這張朦朧的照片是一樣的。也有可能記憶逐漸褪去，於是憑空想像，記憶中的春琴已是另外一位尊貴女人的模樣。

《春琴傳》中又云：

父母視春琴如掌上明珠，五子中對此女鍾愛有加，無奈九歲時不幸染上眼疾不治而盲，母親悲傷不已，憐惜幼兒至極，以致怨天尤人，幾近瘋狂。至此，春琴斷了習舞之念，專注練習三弦琴，立志於絲竹之道。

究竟春琴患上何種眼疾無人知曉，傳記中也未多提，但後來檢校對他人說到，所謂樹大招風，他人嫉恨師傅才藝出眾，一生中遭遇他人兩次暗算，師傅命運多舛完全是這兩次暗算造成的。由此看來事情另有隱情。檢校又說過師傅患的是風眼。雖說春琴嬌生慣養性格傲慢，但是言行舉止惹人憐愛，對下人體貼有加，性格也很開朗，兄弟姐妹鄰里之間也相處得非常和睦，只有小妹的乳母私下裏因父母的偏愛遂對春琴懷恨在心。眾所周知，風眼是性病的病菌感染眼部黏膜而起，按照檢校的說法，應該是乳母背地裏暗算導致春琴失明。這究竟是事實還是檢校的揣測，我們不得而知，但看春琴後來暴躁的性格，也許就是受到

這些事情的影響。但是也不能只看這些，檢校這麼說，也許是對於春琴的不幸過於悲憫，漸漸地開始臆想這些皆為他人所害，乳母加害一事興許也是憑空想像而已。因此，對春琴失明的原因這裏不敢妄加揣測，記下九歲失明的事實足矣。

文中還提到「至此，斷了習舞之念，專注練習三弦琴，立志於絲竹之道」。也就是說春琴寄情於音律，專心練習三弦琴，立志於絲竹之道是在失明之後。檢校經常回憶說「春琴自己認為那些讚嘆她琴技的人是因為不知道她真正天分是舞蹈，如果眼睛能夠看見，自己絕不會踏上音律之道的」。可以看出春琴自詡在不擅長的音律方面尚可有如此造詣，可見她的傲慢絕非等閒。檢校的這些說法多少添加些許修飾，但是可以猜想，春琴一時任性有感而發的一句話，檢校便銘記於心，為了美化她而刻意誇大。前文提到住在萩茶屋的老婦人叫做鳴澤照，是生田流的勾當^❶，伺候晚年的春琴和溫井檢校，和他們非常親近。聽這位勾當

❶ 生田流：箏曲的一個流派，創始人為江戶中期京都的生田檢校，主要流行於關西，和關東的山田流齊名，比起古箏更注重三弦琴。勾當：盲人官名，次於檢校，由於女性不能被封為檢校故為女性的最高官職。明治四年（1871）被廢除，後來成為生田流特有的稱謂。——三好行雄加注



說，恩師（指春琴）舞藝精湛，五六歲開始便得春松檢校真傳，此後一直勤加練習，因此失明之後才專注於樂曲。按照當時的習俗，良家子女很早便開始學習才藝，而恩師十歲就記住了複雜的《殘月》，能夠獨自彈奏，其在樂曲方面的才能也是與生俱來無人可及的。失明之後無以為樂，便專心此道，沉醉其中。此種說法也許可靠。春琴為世人所知的才能在於音樂，但其舞藝究竟到達何種境界，這不得不讓人好奇。

由於毫無生計之憂，所以起初春琴投身音樂未曾想過以此為業，後來春琴自立門戶教授琴藝可能另有內情。即使這樣，她並沒有以此為生，每個月家裏會送道修町不少錢銀，其數量遠在教琴之上，然而依然無法支撐她的奢侈和揮霍無度。這樣看來，起初春琴對未來並未做出太多打算，僅作為愛好潛心修琴，加上過人的天賦，記載中「十五歲時琴藝精進無人能敵，同門弟子中無人可及」，也許是事實吧。據鳴澤照勾當所言，恩師引以為傲的是「春松檢校非常嚴厲，唯獨對我鮮有批評，褒獎有加，只要我去師傅必定親自教授，如此親切和藹，讓我有些不明白那些人為何如此懼怕師傅」。因此恩師並未受修行之苦，但卻成就如